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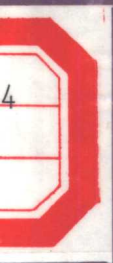
历史备忘书系

主编 李辉

杨静远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咸宁干校一千天



咸宁干校一千天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咸宁干校一千天/杨静远著

(历史备忘书系/李辉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1971-2

I. 咸…

I. 杨…

Ⅱ. 杨静远-回忆录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824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cjlap@public.wh.bh.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核工业中南三〇九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54-1971-2/K·78

定价:11.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历史备忘书系”总序

李 辉

世纪之交，百年回眸，千禧之年……人人争说世纪末，或者展望新世纪，似乎都陶醉在诸如此类的词语之中了，仿佛只是到了如此关节，日月起落季节转换才开始真正具备历史意义；仿佛过去以往的岁月流逝，仅仅是为了这一时刻的引人注目，为了在无限延伸的时间行程中凸现出孤傲身影。

其实历史每时每刻都以同样的步履行走着，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那一天，也不过是同样的日起日落。不错，世纪转换时候的欢呼雀跃当然会令人有一种别样感受，但假如仅仅是将之纳入流行或畅销之类的炒作，或者虚张声势，不切实际能来一次新的千年、新的百年的展望，用一些空洞美妙的词句来掩饰思想的苍白，那么，还不如扎扎实实地站在现实土壤上，在斑斓缤纷、扑朔迷离的背景中，冷静、客观地把历史细细梳理。惟此，展望或者梦想，才不至于过于空泛。过于一厢情愿。

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失之于片面、

笼统、甚至虚假。时间从来不会有季节省略，历史当然也不应该有空白。用更多的历史档案和回忆来填充被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这便是主编这套“历史备忘录系”的初衷。在此之前，我曾先后参与策划“火凤凰文库”和主编“沧桑文丛”，现在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再次推出“历史备忘录系”，这是以往两套丛书的自然延伸，同时又有所侧重与发展。曾有过主编“民间档案”和“个人记忆”两套丛书的想法，如今“历史备忘录系”合二为一，试图为行将过去的世纪，留下多层次、多角度、具有民间性、最具个人化的史实记录。

“历史备忘录系”将更强调“民间档案”的特点，作者来自各界各地，名气无大小之分，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命运，或悲、或喜、悲喜交替，生活的原生态，常常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相，因之各种作者均有择选的必要与价值。形式也可多种多样，日记、信件、交代、采访实录、回忆录，视内容而定。而且我相信，原本不起眼的个人记录，愈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是一团混沌，是错综复杂的有机构成，那么，唯有方方面面上下下各式各样的记录，才有可能接近其原貌，才有可能在繁多细节中凸现出冰山下一角。

希望读者能够接受和喜欢这样一套并不取巧也不花哨的书系，也欢迎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成为本书系的作者。

1999年10月26日，北京

引 子

人老了，都爱回忆过去，这大概是个普遍规律。如今，我也到了爱回忆的年龄。

我发现，过去半生中的许多东西，都齐头并进地涌进回忆的国度。常回忆什么，不常回忆什么，大脑皮层的自动调节功能在为我做着选择。那些创痛过深、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不愿多想，怕那半愈的伤口一经触碰，会重新滴血。那不可多得的甜美诱人的往事，也不愿多想，怕勾起春逝的悲伤，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邦斯舅舅，怀念他曾经遍尝而不复可得的美食，想得好苦。于是，大量进入回忆光圈的，往往是那些虽有苦恼但无剧痛，饱含焦虑辛酸但终成过去，令人苦笑但不乏谐趣，值得重温但不必追寻的旧梦。对我来说，五七干校的那段经历大抵属于此类。

就像《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那块自标“吃我”的诱人的糕，这几年，一个声音总在我耳畔喃喃低语：“写我。”它，就是五七干校的那三年半。白天，脑子忙着应付眼前的现实，它

知趣地躲在门后，不来打扰。可到了夜里，它便像个不速的旧友，一头闯进我的梦境，盘桓不去。别了近二十年，它的音容却依然熟悉如昨。它缠磨着我，恳切地央求：“写我吧，写我。”它那带有催眠般魔力的怂恿，令我难以推却，于是我顺从地提起了沉重的涩笔，尽我的所能，为它作了一幅肖像。不管它是否满意，我希望能多少平息它那躁动不安的灵魂，也还我一点睡梦的安宁。

我只想真真实实地勾画出我所经历的干校生活的粗略面貌。这付面貌其实很平常，没有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没有令人喷饭的趣闻轶事，没有缠绵动情的罗曼史，有的只是常人琐事。却不知怎地，这些事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那样难忘。或许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的小插曲，平常中却打上了不平常的印记。我希望，这幅肖像能多少反映那个独特时代独特的光和影。

我的记述，确实未经增删地取自我的记忆的原材料库。但我的记忆不大可靠，它像一张粗眼的筛子，留得少，漏得多；它还常常张冠李戴，以假乱真。对它，我不能绝对信赖。可以信赖的是我的日记。那不是真正的日记，只是流水账式的工作日志。但它忠实地记下了我逐日的活动，帮助我想起了许多早已遗忘的事。它的局限性也在这里，因为它只围着我个人转，很少涉及与我无关的事。它的功用，不及一份反映全貌的大事记。不过，我不是编写历史，只是记述一段个人的往事，为我自己，也为经历过并且关心这段往事的其他人，特别是我的“五七战友”们。我的记述难免带有主观的感情色彩，是否毫不走样地反映了事物的本来面貌，我也没有把握。但我相信，我忠于自己的感受和理解。

五七干校是一个历史事物。尽管它曾经兴旺红火一时，但

如同那个非常的十年的许多事物一样，而今却已荡然无存。然而，作为历史上有过重大作用、影响过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件大事，它不该被淡忘，而应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评价。现在，一般都视它为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劳动惩罚和贬黜发配的一种手段，而加以全盘否定。但也不排除有少数人，抱着怀旧之情，仍在为它唱颂歌和挽歌。我不是史学考证理论研究者，无力也无意对五七干校这样的大事物作客观深入的分析判断。但我感到，要评价五七干校的是非，必须摒除个人的爱憎好恶，而从理性出发，把它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上来看。那样，我们会看到，它是那个病态、畸形、荒诞的母胎所产出的一个病态、畸形、荒诞的产儿。我的记述，通过一个人的狭窄视野，或许能多少反映这一特性，为研究者提供点滴的原始素材。

1989年2月

二

这本小书的前半部，初稿完成于1989年初。本想试着在我们这边找个地方印出来。但它生不逢时，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把十年“文革”的腥风血雨凄风苦雨驱赶到了书籍市场的边缘，不再受读者和出版者青睐。于是我转而向海峡对岸寻求机会。在文坛耆宿苏雪林先生和秦贤次先生等的鼎力扶持下，终于在1993年由台北海风出版社印了出来。

我写这书，本意是想为不该淡忘的“文革”史提供点滴的

史料，同时也是为自己和共过甘苦的人们留下一份可资回忆的文字记载。但由于出版地的局限，只有少数几本赠书到了大陆亲友们手中。它悄然出世，又悄然隐没，没留下什么脚印。

不过，却有一本偷偷溜了出来，流传到我的原工作单位，也就是原文化部五七干校十三连的朋友们当中，听说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这使我看到，尽管那段历史早已时过境迁，不再常驻人们的口头笔端，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从人们的头脑中心灵内熄灭、剪除，偶然飞来一星火花，还会引燃火焰。因为，人的一生中，那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并不常有，更何况它是很大一批人所共有的难以驱散无法磨灭的往事回忆。

我的估计看来没有错，这可以从下面一事得到印证。时隔四分之一世纪，“文革”、“五七干校”，仍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退，淡化。它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当仁不让地伸出了强有力的触须，一上来就以不可挡的势头牵动了攫住了千百位“老五七”的心。如同面向无声的群山发出一声嘹亮的号角，一声热情的召唤，便激起了一浪复一浪同样热情的回响。

这召唤，是来自原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湖北省咸宁市。

1995年春，咸宁地区以地委书记万维东、行署专员李明贵为首的领导人，慧眼独具，看出了当地的向阳湖畔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因为在“文革”中期，这里曾集中了总数达6千人的中央文化大军，其中包括一大批文化界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在那里劳动生活，接受批判改造，在当代文化史上留下了极其罕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页。他们看到，这是一座急需抢救的文化资源，亟待开采的“文化金矿”。为此，提出了一个开发“向阳湖文化村”的具体规划。有见识有魄力的咸宁人说干就干，派出了以李城外先生为首的工作组，不辞辛

苦，不惜工本，两年中数度赴京，采访了分散在各单位的二百多位文化名人和文化工作者，包括世纪老人、文坛祖母冰心。一石激起千层浪，咸宁人有力的召唤得到了首都文化人热烈的响应。连篇累牍的专访文章在《咸宁日报》和其他报刊上刊出，不少人亲笔写了题词和回忆文章，献出了珍藏多年的书画、摄影、诗文。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形成了近年文化界引人瞩目的一道景观。

到了1997年春天，当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召开时，七位政协委员，全都是新闻出版界的领导人，张惠卿、陈早春、姜维朴、傅璇琮、沈鹏、刘杲、和穆熙，郑重推出了一个联合提案，充分肯定了咸宁地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建议文化部和湖北省领导加以重视和支持。

提案中说：

“‘文化大革命’中期，文化部‘五七干校’在咸宁的向阳湖地区，也就是古代著名的云梦泽地区安营扎寨。从1969年9月开始一直到1973年陆续结束（实际全部结束是在1974年底——本书作者），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集结了文化部机关、文联、作协口、电影口、出版口、文物口、革历博和北图等文化系统共6000余名干部及其家属，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在那里战天斗地，围湖造田，垦荒建屋，在一片荒山秃岭和洼地上白手起家，种粮种菜，挖煤烧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在军宣队的领导下搞‘斗、批、改’。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不算太短的时期内，如此众多的文化名人和文化界各个系统的精英人物一下子集中在一个地区，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也是非常值得加以纪念的。

“‘向阳湖文化’既是一种对历史的反思文化，又是一种对

名人的纪念文化。咸宁地区的领导和同志们积极开发这项工作，我们认为很有远见和值得提倡和支持的。因此特建议文化部和湖北省的有关领导能予以关注和重视，从政策上和领导上给予积极支持，使咸宁地区开创的这次有意义的事业得以开花结果。——1997年3月5日”

“对历史的反思文化”——概括得多么好啊！

如此众多的政协委员、中央文化部门领导人，异口同声大声疾呼支持一个小地区的举措，这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说明了这个创举在文化人当中引起的震动和反响，颇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意味。

1996年秋，李城外先生一行知道了我写过一本记述干校生活的小书《炼人学校》，特来寒舍采访，和我长谈，并对我保存的一些文字图片摄影资料作了录像。对于我这个并非名人的普通文化工作者，真有点受宠若惊。他们看重我的这本小书，我想是因为专门写咸宁五七干校生活的书，除了陈白尘先生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等外，还不是很多。他们要走了这本书，将它列入他们广泛搜集的向阳湖文化村资料。这书自出版以来，像远嫁他乡的女儿，渺无音讯。这次回到了娘家，才真正感到了亲情抚慰的温暖，适得其所。它尽管微不足道，但毕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为此，我深感宽慰。

随后，更大的幸运是，它被李辉先生选入了他主编的一套丛书，获得了在大陆重印的机会。李辉说，他出这套书的用意，是“要为21世纪留下20世纪的历史”。我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为了让不曾亲历过我们时代的风云沧桑的后世对过去有某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为了让曾经发生过的事不至从人类的记忆中彻底消失而化为乌有，为了让不该发生的事不再重演，哪怕是一点一滴粗糙未琢但真实地纪录了时代特色的文

字，也是值得保存下来的。

由于原书篇幅较小，依主编人的意思，我加写了几篇，附在后面。这几篇虽不是直接写干校生活的，但性质相近，也都是讲“文革”中发生的颇具典型性的事，悲剧，喜剧，悲喜剧。

1997年10月12日

20世纪漫长而艰难的脚步，眼看就走到了终点。对即将遁入历史的一百年进行回顾和总结的义务，已不可避免迫在眉睫地落在我们活过了和仍活在这个世纪的人头上。曾经对千百万人打下磨洗不掉的烙印的“文革”史，自然无法不列入严肃认真的反思。清算“文革”荒唐岁月的作品，一度被商品巨浪席卷而销匿于书市，近年又渐露头角，出现了像耄耋之年的大学者大作家如季羨林、韦君宜等掏心呕血的力作。足见那段历史仍牢牢紧扣人们的意识，没有被淡忘，也不可能被淡忘。

其中，回顾五七干校的书也包括在内，如《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专门和全面谈到前文化部五七干校的，则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李城外编）。

巧的是，今年9月，恰是文化部五七干校诞生的30周年，一个特殊意义下值得纪念的日子。30年，从一个世纪的眼光看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这就是说，现今30岁以下的人，对那段时日是无感知或知之甚少的。这就特别要求我们还活着的过来人，把这段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原本本实实在在地留下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让他们懂得，在我们伟大民族的躯体

上，曾有过今天看来难以理解难以置信的疾患，让他们理会到，有今天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安定，是何等来之不易，何等需要倍加珍惜和维护。

对我个人来说，这本书的重印，更有一层值得深深缅怀的意思。那就是，曾为《炼人学校》在台湾出版费尽心力的世纪老人苏雪林教授，已于今年4月21日以104岁的高龄辞世。她在世时，曾十分关切，希望我这本书能在大陆获得重印。虽然这一天她已不能亲眼看到，但她在天之灵定会备感欣慰和满意的。

1999年5月再识

目 录

“历史备忘书系”总序·····	李 辉 (1)
-----------------	---------

引子 ·····	(1)
----------	-------

第一章 无色的——水 ·····	(1)
------------------	-------

第二章 白色的——石灰 ·····	(19)
-------------------	------

第三章 黑色的——煤 ·····	(27)
------------------	------

第四章 红色的——向阳花 ·····	(53)
--------------------	------

第五章 黑子 ·····	(67)
--------------	------

第六章 “深挖” ·····	(75)
----------------	------

第七章 分配·····	(104)
-------------	-------

附录：外五篇

一篇大字报的历史是非·····	(137)
-----------------	-------

两本书的故事·····	(144)
-------------	-------

房兮归来·····	(150)
-----------	-------

老佟·····	(175)
---------	-------

母亲袁昌英·····	(185)
------------	-------

第一章 无色的——水

1969年9月底，我随出版社大批下放人员，迈上南下的火车，来到湖北省咸宁县，走上了长路漫漫的“五·七”征程。脚一踏上这片南国土地，我的眼睛开始搜寻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水。

人们都说，知识分子下乡，要过三关：苦、累、脏。苦，是说吃的苦。对我来说，吃这一关好过——当然，不包括饿肚皮。打一小，严格的家教，养成了我不挑食、来者不拒的一副好胃口。不论粗粮、野菜，我吃起来都味甘如饴。累，是说劳动累，日子一久，也就适应了。惟独脏，我却怎么也适应不了。怕脏，是我的要害，也是我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的一个大障碍。

不知何时起，我养成了不大不小的洁癖。洗洗涮涮，擦擦抹抹，我终日乐此不疲。就连人们普遍厌烦的饭后洗碗，我也看成是小小一乐。洗，自然离不开水。于是水几乎成了我生活的第一需要。住在自来水一拧就来的大城市，用水当然算不上是过奢的享受。而水之所以是世间的无价宝，也就体会不深。及至多次下放农村劳动，才逐渐懂得了水的可贵。

从1958年到1973年的十五年间，我下过四省一市的农

村，不下十余次，或长或短，累计约七年。其中三省一市是在少水的北方，一省是在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北。我从肩不能挑学会了挑水，体验了八十斤压在肩头、喘气上坡的不轻松。在水源奇缺的太行山村，我学着从三丈深的井里汲水，体察了辘轳绳绕上三层才提上水来的艰难，适应了小半盆水从脸洗到脚的卫生习惯，并且练就了入夜挑灯向小动物奋力开战的勇气和本领。北方农民世代代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我却是要咬咬牙才能度过的苦日子。我以为，这“脏”关，我好歹也熬过来了。可万万没想到，我真正体会到缺水的恐慌和盼水的渴望，却是在河湖纵横的江南水乡。

临行前，一位有幸留在北京的同志，用半似羡慕半似怜悯的口气对我说：“听说那儿是鱼米之乡，这下好啦，吃鱼去吧！”她和我当然都清楚，要是能留在北京，谁也甘愿放弃那食有鱼的好去处的。不过，她的话还是给了我一点安慰，既有鱼，何愁没水？

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是个湖区，湖名向阳湖，但据说并没有一个大湖，只是古云梦泽湖网的一角。干校的任务是围湖造田。在干校二十几个连队中，有三个是工业连队，或者说是亦工亦农、以工为主的连队。十五、十六连烧砖，我们十三连烧石灰，供应整个干校基建所需。为了烧灰，我们连队定点在离校本部三十里的汀泗镇乡间，那儿是丘陵地带，盛产石灰岩。

汀泗镇位于粤汉铁路上，是一个因北伐而在历史上闻名的小镇子。一条石板铺的正街，跨着相当宽深的汀泗河。河上并列着铁路桥和古老的石板桥。街旁参差排着老式的铺面房，还算热闹。镇子的周围是起伏的小山包，有的覆盖着葱绿的丛林，有的裸露着灰白的岩层。我们的采石场，选定在离镇上五

里地的凤凰山。据说军宣队和连领导在选点时，看到这山藏石丰富，坡度平缓，便于开采，于是一板拍定，“就是它！”这一来，便注定了我们全连二百来口人今后几年饱尝缺水之苦。

采石场选定，宿舍基地也就定在凤凰山对面的一座无名小山上。

根据生产、生活一齐抓的原则，我们打一开始就边开山采石烧灰，边建房。在宿舍落成之前，暂住民房。

这儿的村落和北方的村庄大不一样。在北方，你走在一望无际的平坦田野上，远眺地平线上隆起的一段绿葱葱的树带镶边，那准是一座大村庄。街巷纵横，房舍栉比，聚居着一二百户，三、四个姓氏的四五百口人，十足一个小社会。然而在这里，却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仿佛被一只漫不经心的手，东一点、西一点地洒落在了地面上。全连一百多名五七战士，自然不可能集中一处，只得按排、班分散安插在好几个村落里。于是，每天的远途跋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一排的几位女战友，住在离工地约三里的张姓村庄。房东老张，一位老实巴交的瘦小中年农民，为了腾房给我们，自己睡到又黑又透风的房顶搁板上。当然，借住农民的房，干校是要付房租的。一年难得看到现钱的贫穷农民，很愿意忍受这种不便，来换取这点为数不多的额外收益。

暖瓶的故事

由于地点分散，我们每天不得不像蜘蛛织网似的，来回穿梭在方圆五平方公里的地面上，五、六个点，四、五条线，构成了每一天固定不变的生活轨迹。

清晨，匆匆梳洗完毕，我们随身配备了一天劳动和生活的